

第七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母亲不是娘

张 伟

(文法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6 级)

简 介

这是一篇彰显母爱的文章。一般只会见到母亲如何含辛茹苦养育子女，子女如何汇报父母鞠育之恩的文章，《母亲不是娘》中的母亲却是一个实在的疯子，但正是这“疯”字背后，描绘了母亲的那深沉的母爱。它不需要理智，也无需多言，最后哪怕是生命，她们也在所不惜，这就是母爱，深切而伟大。最后也只有“我们”跪在母亲的坟头，想着从未深爱过的“妈妈”。

城里的人们幻想着乡村的生活，有自己的一片地，种些喜爱的青菜，闲时来往山间捕蝶，夜里悠然的席于山间，头抵地、面朝天，看着繁星满天，盼着与流星的不期而遇，许个愿——一个本不可能实现，却傻傻等的愿望。

这样的生活，美好得有些惬意，又显得不够真实，而我的家却落于这般世界，确有山鸟啼鸣，确有潺潺流水，自然在这里已经太自然了。可我却想不出一个能让我对这里满意的理由，可能司空见惯，也便失去意味，没了美，没了幻想。

可能你不相信世上确有这样的地方，泉水叮咚、花香鸟语、人

迹罕至，一切的一切伸手即可触到，保存得那样好，也许这是世上唯一没有利欲的地方吧。我就生在这里，这个原本不大的地方，很普通——一个四口之家，奶奶、爹、我、还有一个女人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没有对这个女人的概念，那时的我也不想有对她的丝毫记忆。

爹是个粗人，却很老实，我的概念中，粗人都很老实，聪明人都太狡猾而不好对付。每个人都想强，真的强了，也就都不相让。还是我们这好，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世外桃源，仅有的通向县城的路，还要走过一段悬崖，大家既能自给自足，也就安于现状，没人想主动了解外面的情况。村里人既很少，谁也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，男人多了，没有女人就是问题，谁来延续香火。年岁稍大的人都会早早地思考这个问题，着急而又要想个办法。听说第一个走出山的人落了崖，还是个壮汉，但为了家族，也就顾不了这许多。安土重迁的人们不愿全部搬出，于是就有了成功的人带了女人回来，娶妻、生子，就这样断断续续地“走了”一代，又“走来”一代。可能我是村中的第六七代人了吧。先祖没人知道了，也没人想知道，也没处打听去。奇怪的是，村里偏得生的都是男娃，生时高兴，娶时又要发愁，每隔四五年就有人大胆出山，找婆姨回来生孩子，想必纯朴的村人也学会了“骗”，要不谁会来这个鬼地方。

山中有几块地，村人都叫它“冲”，村人多姓“姚”，也便叫它“姚冲”了。我的家就筑在其中的一块平地上，屋前，我想也只好叫它“屋”了，离真正的“房”实在差得远，屋前有一块空地，开春晒种，秋后晒粮，真是块好地，冬天下雪可就够难为人的了。离屋不远有棵枣树，这可能是我儿时唯一美好的记忆，从小我就很爱吃枣，既是唯一的零食，也便爱得很。每到枣熟，我便伸手去抓，但“个子”往往成了我不得不面对的事实，我也只好爬上去了，因为这我被骂了不知多少次。后来我发现，用杆子打树，枣子也能掉

下来（但我从没像牛顿一样想到点别的什么，这也是个遗憾），一杆子下去，就有一大堆可捡。可就这样，习惯了，也觉不新鲜了，捡枣时总被奶奶看见，那时我就不能明白，奶奶怎么总能捉到我，而后免不了被骂几句，但从没挨过打。可能有些新想法并不是想出来的，恰恰是逼出来的，这也更有用，一杆子下去，要马上提着布袋去接，用力要均匀，而且要准，这样枣子才能掉到一块去。奶奶自然也就无法想到枣子为何不翼而飞了，但在她那仿佛不需要骂你的理由，只要她认为你错了，就只好束手就擒，任何挣扎都是徒劳。奶奶是个本分的农家女，没有见过大世面，自然不识字，也没用处，因为村里人少，也不用外出。奶奶幸运地留了一双大脚，这对于农家人来说，也许是最大的恩惠，可能她也不记得自己的确切年纪，看额头的皱纹，可能也七十多了。乡下人就这样，为了多些劳力可能女人会生几胎，可每每只活下来两到三个，生产力低的地儿，也都这样，有时上厕所，孩子就流了，自己也不觉得伤心，这就是司空见惯。爹很幸运，听奶奶讲，爹是六个孩子中唯一活下来的，爹和奶奶也就差了近40岁，按平常，我该叫奶奶作“太奶奶”了，爹既是“独苗”，也就备受重视，可天公不作美，偏又在10岁那年把腿摔断了，成了跛子。听说奶奶那几天哭得眼都快瞎了，头发也慢慢地掉光了，这样的孩子以后怎么活，好几次爹差点被奶奶扔了，现在看来奶奶的决策还算英明，要不她现在真得无依无靠了。

山里面能够到的地方里，只有绿树、花草，泉水……一大堆对我们的生存没什么贡献的东西，可能现在的人不这么想，也不敢想了吧。

对面山上的汉子，不知从哪骗来一个俊俏的女人，听说，多数情况下也只能听说了，听说还是个识字的女人。女人有很大的本事，她来后村里面显得有趣多了，不仅能听到外面的事，也能学到点实

在的本领，“乡下人就在乎这”，这对他们有实在影响的事，其他的一切跟他们没多大关系，有关了，他们也改变不了。村上又陆续来了几个有文化的家伙，大家都没文化，他们自然显得与众不同，可并不因为他们本身有魅力，但村里好就在此，谁比我强了我便学学他，甚至保护她，但现在人好像都变了，真的变了。但慢慢的他们掌握了这个村的主动。奶奶说我的太爷爷的爷爷，就立志要给家里培养个文化人，于是从那辈起，就想着法开荒种地，攒粮食，存点底儿，几代人的辛苦劳作就有了自家的“不动产”（可能“地主”也是这么过来的），说是“不动产”，也无非就是已垦好的几块田罢了（好一点的可能会有几个家仆），这和村外的一切自然没法比，但这是宝，几代人的宝，很多家族可能就是这样固定繁衍下来的，子孙们就不得不孝老、爱长了，他们自无法选择这种传统，唯一能做的只有接受，接受这种家族观念，也有义务把它传给她们的子孙，不管你喜不喜欢。到了我这辈可能到时候了，奶奶心想：总得让他出去，去学点东西，回村后不受欺负，也能让人高看一眼，淳朴的想法却给了子孙们接受新东西的机会，就这样一代代的中国人有了文化，有了仕途，也有了地位。

这一切，一切的辛苦与心愿中，有一个女人却是我永不能解开的，听奶奶讲，不知“她”是怎么来的，居然能走过山崖，跑到这人迹罕至的鬼地方，也许是躲灾荒来的，也许是被哪个汉子拐来的。

可能，或许我应该叫这女人“娘”，但这对我来说显然太难了，她简直是个累赘。奶奶说：“她没人要可能是因为丑吧！你想你爹是个跛子，也定没人肯嫁过来，正好她也可怜，我就要了她，好续个香火。”这种婚姻注定是无法幸福，这种结合中国也多得很，试想，感情建立在两厢的悲剧上，这种结合不明智，也没共通的东西，怎么也合不上，找男女朋友宁可不找，也不要个凑合的，这就是情

感的难处。

时日不久，奶奶发现这个女人除了“没人要”，而且行为也有些反常，发狂、傻笑……，开始大家还能忍受，可慢慢的越发的严重、越发的难以控制。还好这并不每日发生，既然当初出于好心收留了她，把她赶走也便没什么过不去的，于是便有了家里的那一次“绝情”的驱赶。不知当初奶奶的心情怎样，那几天可能是吃不下饭的，要成为自己媳妇的人，竟要亲自赶走。这并不容易，乡下人的“淳朴”这时变成了“犹豫不决”，足有三个月家里人都没提起赶走她的事，情况越来越糟，也便事不宜迟，奶奶开始狠下心来，趁那个“女人”还清醒时，把“她”的住处移到里面的屋子。那屋子很小，没有窗户、黑黑的，每在烧饭时，奶奶总会弄得满屋是烟，小屋里的生活想必苦不堪言。可能人变坏的第一步都是让别人恨你，再没有压力的做些事来，可谁又能走出良心的圈子，既然是人，谁也别想出去，除非死去。可无论怎样做那个女人还是对奶奶、爹很好，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心里可能没有“恨”，只有“爱”，就在这种矛盾与痛苦中，三个月又溜走了。日子久了，什么想法都会淡去，但越是进秋家里的口粮就越要省着吃，多一张嘴就多一份麻烦，奶奶还是下了决心把她赶走了。那天有些凉，疯女人穿得少，一件奶奶都舍不得穿的小棉袄就给了她，她最终被带出了山。事情往往没有想的那般简单，四五天后的一个晌午，奶奶照例在院前拾掇菜种，树前的一个黑影真吓了个“激灵”，抬头看过去，这是那件小袄，奶奶扭头，回屋，闭门……自己坐在屋里生闷气。自然爹成了被骂的冤大头，奶奶呼天抢地地哭诉自己的苦命，“你爹死的早，你又是个跛子，这回又多了个疯子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……”。每到无计可施时，女人们可能都会想到人生的坎坷，都会大骂老天爷，这时被骂的男人们最好的选择是“不吭声”，一出声，必然被骂得不

像样子。可是难为人的是，沉默也往往会被加个“窝囊废”的名号，男人真有些为难了，但爹既很老实，也就从未说过什么，只是傻傻地坐着，想着男人能想的事。我的概念中，这么做最好，也不会把事情闹大，等她们把苦诉完了，也照样干活。

想到那疯女人还在门外，奶奶偷偷从门缝瞧个究竟，那女人还在傻傻玩树枝，和稀泥，奶奶万没想到，这女人还能回来。但意外还是发生了，她有了正常女人应有的反应——呕吐，奶奶从未想过，也不敢想，可能是生的孩子多了，自然很敏感。不知奶奶有什么绝招，开了门，在那女人身上摸了摸，便苦笑了出来，“难道老天又跟我这老婆子开玩笑，偏生要给我个孙”。究竟爹是怎么搞的，这便不得而知了，这……也便有了我，这给老实本分的一家人带来了无尽的欢乐，真是阴差阳错，还是个白净净的男娃，村里自然想生些女娃来，但绝不等于说他们喜欢女娃，很多人都坚定地反对歧视女性，但当他男性地位受到威胁时，他也同样抗议。

女人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奶奶也很少下去地里干活，爹就累多了，可想到要有娃了，也美滋滋的，干活有劲儿。又是七八个月的光景，奶奶每日看着疯女人，晚上也睡不实，生怕她出什么问题，想到自己年岁已大，这个孙儿要是抱不上就没什么指望了。终于一个草长莺飞、绿意满山的日子，可能那天是农历的端午，一个娃呱呱坠地，爹兴奋得满世界跑，接生自是奶奶来干，男娃的我的出世，让她难得的高兴，传宗的快乐远比其他更幸福。还是爹细心，才没出闪失，毕竟是疯子生的娃，过了这几天，奶奶眉头又是紧锁，可能怕我也是个疯孩子，每天都盯着我，真怕出事。疯女人出奇的不断做出想抱我的举动，奶奶自是想给但最终还是没敢伸出手去，不知她知不知那个小小的生命意味着什么，她那时也只会说“抱抱，抱抱”，就这最简单的要求在她那也没法实现。

日子一天天的走，一个小鼠仔慢慢地也变得有了人形，既是全家的焦点，待遇也必是最高的。可能出于愧疚，爹还是偷偷地把我给那疯女人抱了抱，天公也从不纵美事，还真的把我摔了，爹自是挨了大骂，疯女人免不了一顿打。对疯子，“打”不是为了让她明白什么，只是让她怕而已，奶奶哭得伤心，爹再也不敢胡闹了，这是那疯女人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抱她自己的孩子，对于一个母亲来说，这世上最让她伤心的事莫过于见不到自己的亲生骨肉，或是不能说上一句话，可疯女人好像理解不了，也无法理解。

有了这次惊吓，奶奶有一次考虑赶走她了，留这么个疯妈，对孩子不好，可不能再弄出个疯孩子。同一件事发生的多了，人才慢慢变得心狠吧，就是这世外的村落也不能免俗，这次奶奶可下了大气力——一整袋米，托村里壮汉给他带出山，带得远远的，别再回来。毕竟是他的女人，爹还是狠不下心，跟奶奶拌了好几次嘴，很多情况下，并不是媳妇不好，而是家人有些不尽人情了，这辈子都很少发脾气的爹，还是爆发了，奶奶也不是铁石心肠，可爹越是强，奶奶就越是落不下面子，非赶走她不可，这时老祖宗的那一套“孝”道便起了大作用，媳妇跟娘比，还是娘重要，娘说东，也只能是东了。奶奶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壮汉把她带去个好人家，别亏了她，走那天，奶奶抱着我站在屋前，疯女人还是毫无牵挂地玩着、笑着，她的世界依然那般干净。女人仿佛知道怎么回事，拉走她自是困难得很，她也只能喊清属于她的话“抱抱，抱抱”。毕竟都是女人，都是娘，奶奶忍不住快哭了出来，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感情，也跟着哭了开去，屋前顿时乱做一团，壮汉还是没放在心上，一把拉走了她，离别时最好都找个心稍凉点的人，要不准有多大麻烦。疯女人就这样被带出了山，带过了崖。

这次奶奶放了心，也伤了心，对我的管教也就严了许多。三岁

起，我就被送到村里的一个老师家学习，说是老师，也不过认得几个字而已。

这几年村里变化很快，崖道被打宽了不少，尽管还是有些危险，比起从前可好多了。80年代的中国发展很快，大城市发展自然快得很，但一切到了乡下就慢得多了，村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赶上了党的好政策，我们家也不那么穷，但离富实在差得远，不穷不是富，更不是小康。村里人也有了送娃念书的打算，看我也有八九岁了，爹就托人给我找了学上，自然花了很多冤枉钱，乡下人没关系，只能靠着那点养命钱买关系、买机会。记得那天奶奶给我缝了新书包，又做了双新鞋，那天邻居家大伯带我去了县城，自小就生在村里，自是没出过山，和奶奶的感情也深得很，但对新世界的幻想与好奇，还是难以抑制。走的那天，我高兴地停不下来，一大早起来帮奶奶打水，扫地。我是乐得很，可奶奶却有点不舍，那时我自是无法理解，也理解不了，仍是一个劲的哼着儿歌，对于一个农家娃来说，没有比给他一个念书的机会更美好的事了，这既简单，有时却也是奢望。

县城的一切，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，人多得要命，全是新面孔，原来人还能这么长，既标致又可爱，有赶集的，有骑小车的，还有穿裙子的，真无法想象我当初的心情是怎样的，除了欢喜，可能还是欢喜吧。到县城念书自是花了很多钱，为了给我打通路子，家里已是倾囊而出了，又要在县城吃住，确是不敢再想了，既已明白家里艰难，也就从不计较。人就该这样，怒可能谁生下来都好命，自是命苦就更该坚强，要不除了苦，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。不过还好，村到县城只两个小时的路程，况且周六日又会放假，我每日一早便背上干粮，带上书上路了，晚上再走回来，对奶奶来说每天叮嘱我小心崖道便成了常例，村里还有同龄的孩子，路上也不孤单。

日子就这样在欢乐与叮咛中流连，五年级的一个暑假，因为刚刚考完升学试，正等着能否被录取的通知，没什么它事，也便轻松了许多。个子已高了不少的我，自然包下了家里所有的重活，爹脚不好，奶奶也有八十了。每日有事做，也不觉得累。老天生得我这样壮实便是最大的恩宠了，人不能闲着，闲着准生病。不管怎样，渐大的我，一直都会问及母亲的问题，奶奶每每总是敷衍几句，“生你那天死了”，我又问起坟来，又是一句“找不到了，可能被哪家开荒把地“坝”了”。从那，我也很少问了，只知道她是个不错的女人，可是从我记事起，村里的同伴总叫我“疯孩子”，奶奶为此也跟村里人吵了不少架，我只认为是爹脚跛的缘故，我也不再计较，爹的老实性子显然影响了我。家里地不多，但农具还是有几件，收拾打点也不容易。

那天有些凉，和当初一样，但也没什么特别。午后忙完，一家三口照例一起吃饭，可一阵叽喳声扰到了我们，奶奶第一个走出门，仿佛她看到了什么，一把把我拉回了屋，拴上了门，正奇怪时，屋外一声“疯娃，你娘回来了”。我有些慌，抬头盯着奶奶，她表情有些异样，好像有话说，又好像有很大的委屈藏在心里。她叫我别听他们胡说，照常吃饭，我还是跑了出去，是我家的枣树下面，一群人围在那里，见我过来，大家都自觉地让出了路，我清楚地看到一个满头蓬发，浑身脏污的丑女人坐在那里朝我傻笑。也不知怎的，我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这也许就叫感应吧，任何人对于母亲心底都会有种莫名的东西在起作用。“这是你娘，还不叫她？”一个婶婶嘲笑的说。这怎么可能，怎么能这么造谣，我想跑回问个究竟，可奶奶和爹已站在我跟前，“这都是命啊，造孽啊！”奶奶凄凄地说，一把拉起那个脏女人，往屋里走，我尴尬地责问，却没人理我。“别把这个脏女人带回家”，这是奶奶第一次打我，而且是在众目睽睽

之下给我难堪。既没挨过打，挨打也便伤了自尊，我一气跑了开去，想来，那样的尴尬，那样的突然，我只能这么做，这时也需要有人给个台阶下，这对谁都好，事情也会很好解决。可我却没那么幸运，只能硬挺着，夜里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回去，闷在被里生气，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。如果那个丑女人真是我的娘，那以前奶奶的那些话，就都是花言巧语；如果那丑女人不是我娘，奶奶为何打我一个耳光，为何那女人现在住在我的家里，我不敢想。但事情就是这般阴差却不阳错，也仿佛是命中注定，那晚爹跟我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长谈。我，那时的我，像个突然被人扔掉的、没有一点气力的婴儿，一切的一切我无法接受，一个几乎从天而降的要饭婆，居然是我的娘？

第二天一早，我起得很晚，可能昨晚睡得很晚，也可能根本没睡，睁眼时，已近晌午，可能谁都不想吵我，其实如果睡眠时间能长一点，也是个躲避的好地方，但毕竟会醒，而且快得很，“逃避”比起“面对”带来的麻烦又不知要多多少。昏昏的我出了门，第一眼便看到了那个疯女人，不过比起前一天干净多了，身子刚刚到枣树的半腰高。

奶奶叫我，拗着劲儿，我装作没听见，出山看地去了，可那疯女人却一直跟着我，怎么甩也甩不掉，最后我躲在自己搭的树棚里，才甩掉她，尽随着落叶睡去，醒来时已近傍晚，山还是那座山，水还是那弯水，可是不可能再是从前的我了。刚到村口我碰到了奶奶，“你娘跑哪去了，快找哇”，“走得好，省的拖累人”“混帐东西，她再疯，也是你娘，她没了看你对得起谁”。一晚上我和家里人到处找那个女人，巧合却往往发生在不想发生在他身上的人身上，居然让我碰见了，真是冤家路窄，人还是有私心的，趁着月光，我偷偷看了她几眼，一种莫名的东西在她脸上若隐若现，但我确定那决

定不是母子情，母亲就不能和孩子分得太久，三五个月还好，要是一年甚至几年，那维系亲情的绳子肯定会断，断了，想再连起来就难得很，就算连上了，感情也定比从前淡了，甚至不能叫她母亲。我把“她”带回了家，天已蒙蒙亮，以后奶奶每天看着她，生怕她再跑丢了，可能她也是在还良心债吧。

在这混乱又烦心的暑假，终于还是有件让人高兴的事，县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发了下来，我被挑中，有机会上学已是不易，有高中上的更是让人欢喜。但是幸福往往是短暂的，高额的学费和家里的变故，让我一筹莫展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家里的锅碗盆常常被那女人砸坏，奶奶只是更仔细，也从未打骂过，可能年岁大了，也看淡了吧。

到了高中不能再家里学校往返了，每周一天的假期我也照例回家帮着干活，在学校吃住自是节俭得多，也偷偷拾起垃圾，贴补些花销。有经验的人都会知道，捡垃圾其实是个能赚钱的活，只是脏点、累点，还要有颗健全的心。每次回家，我都会带些钱去，爹知道我在学校过得艰难，为人父却不能尽父心，男人做不了真男人，也只能染些怪习来抵，旱烟叶子很多，爹每天要抽上十几根，我也没办法，他只能想出这么个解脱法了。疯女人每次见我我还是傻笑，却从未碰过我，日子久了，对她我也只能接受了。

村里的长辈身子都硬朗，越是年老的女人就越是显得精神矍铄，奶奶近九十了，还很能干，张罗家里的事，自是第一个挑梁子。高中二年级的一个假期，我和奶奶在院里洗菜，我突然发现，奶奶真的老了，再不像从前那样硬实。背弯多了，白头发又多了一层，也有些不愿说了。

毕竟是她身上掉下的肉，也不知她是怎么知道我爱吃门前树上的果子的，我每次回家，她都会再捧来一堆放在我跟前，而后便是

惊恐、傻笑了。每到这时，我的心底都会猛地一缩，这种感觉仿佛近得就在身边，却又发现那情痕仍是很深，历久弥新，似淡犹浓。

依然是个金秋，依然是红叶满山，依然是小桥流水，但我却仍只愿那疯女人是个过路人，同学问起我，也只应付“娘生我那天死了”，自是各乡考上来的同学，对我也不熟悉，也没人再加过问了。村离县高中这回有三个小时的路，一个在最南，一个在最北，自是有车来回，但也只一星期两次，虽说少了点，但比从前也不知幸福到哪去了。照例我仍是捡垃圾，卖钱，上学，平淡的日子心里却无法平静，每次想到家总是有说不出的苦，想哭又只能强忍。男子汉“哭”是不应有的，这也不公平，谁规定是男人就必要坚不可摧，哭就只是女人的营事，这不公平。

家里的枣熟了，爹总会捎些过来，也时常会带些钱给我，我总是存着不花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舍得。还记得那是个不起眼的秋，却是山花绽满山，好看极了，美得有些不够真实。一个下午，爹来到学校找我，这是他第一次来，我立刻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，除了意外，更有害怕。“娃，昨，你娘一早抓了些枣，跑走了，我在地干活，你奶在后院整地，也疏忽了，现在两人都不见了，你快去找找哇！”看爹是一早就出来的，可能赶上了早车，拖着他那瘸腿不知费了多少力气。老师听到“娘”时也感奇怪，谁会想到这还算优秀、俊俏的孩子会撒谎自己没娘。我什么话也没说，直往回村的路上跑，想寻到她们，已近傍晚，也顾不得这许多，走过山路，穿过那段崖，又穿过一片林，所有的路都寻了，可就是寻不到，这就是造化吧。天黑了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天亮了，路上却零星的点缀着几颗枣子，仿佛通向天国。

山花依然那般绚烂，鸟啼依然那般清脆，枣子还是照常生着，长着，了无牵挂，一切静得有些安详。

走进那块从未有人涉足的密林，林还是那片林，草还是那样的草，花儿无忧地快活着，水儿美滋滋地叮咚响，一切美得像个天国，一棵仿佛家里的那棵枣树，正结着果子，树下是一片花丛，丛中央，两个女人安详地躺着，了无牵挂地睡着了。

只有我——跪在丛头。